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三目錄

疆臣二十五

李學裕

楊錫紱

瑚寶

張渠

富明安

明山
子海甯

聖果

聖果安

李學海

蘇震雄

聖聖二十正

國朝書牘類例卷百十三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二十五

李學裕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卽虛館必啟鑰多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尙無負於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而不自知今荷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

遘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曰子無他昨視方伯
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通問復書曰某陳臬於
蘇幾三載卽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又胃痛醫人投藥
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卽敬以聞未十日則其子以棺斂
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
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
官及蒙 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卻也公
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偉然所爲詩
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其編纂見公小心
畏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勛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道能

如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
然及散館授檢討九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
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稽察倉場充武
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 賜正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
掌印給事中轉四川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時必通書
余見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爲深而欲
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
建昌自打箭鑪至西藏民獠威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
殺公會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五年引
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俟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弊絕民

憲會淮陽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畱獄富商大豪奸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司大府三關無道可通奈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不謂公之不數月而奄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溫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懲革眾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舉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喪耦卽以弟子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

州勛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峰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
自明萬厯末徵君卽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
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不易稱卽此
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
少見其端倪 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
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甯黃訓昭安溪李立侯
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
大吏尙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
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
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隆元年 詔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尙氏妣

曹氏俱 贈恭人公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尙氏以 勲
封未受錫命子四人長煥弟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側室
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洛陽城東十里鋪某
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某岡某原銘曰
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不究俛焉日有
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之自天

右墓誌銘方苞撰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甯令袁枚
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己二鼓與語
卽偉視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色然喜有無窮言

未竟公竟委化粧無以報今將歸葬願請狀以爲公銘其幕府蔡西樵曰公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公誠慤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成輒削橐諸善狀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眞君子也請略舉其槩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毀佛愚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畱捕博具數十籠曰貪紀錄而置民於軍吾不忍也杖犯者使

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搥骰子處也
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聖諭畢乃坐述朝廷柔遠
之意公儀觀既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夷言嘆好
使臣者數萬人蜀土司大小金川閩公爲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
箐中天曰隱黑猺裸裎目鳥語挾雪刃喉向公公短後衣坐地召
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翕然喜折樹枝爲公策馬
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募糧者眾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饑民非盜
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審冊專意平反燭燼數升僮臥齕
齕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徽災賑尤勞遂不起嗚呼
公急於活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

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
亦人之命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
銘也銘曰

丕蔽邦成俛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於負茲死民之思乃卜澗
水西瀟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禋祀於無窮

右墓誌銘袁枚撰

楊錫紱

楊錫紱江西清江人雍正五年進士授吏部主事累遷郎中九年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十年擢廣東肇羅道乾隆元年署廣西布政使二年實授三年請禁州縣餽上司土產收受者嚴議六年正月署廣西巡撫九月實授時土苗石金元滋擾焚貴州永從縣治錫紱會貴州湖廣督撫鎮發兵勦擒金元未幾遷江土苗謀犯思恩府錫紱率兵往捕獲賊首李尙彩及其黨八十餘人部議軍功加一級七年五月疏言保甲平時足以弭盜遇災賑亦可按籍而稽粵西僻處天末保甲法多未奉行臣思苗獯雖與漢人不同然聚族而居一村一寨原有頭人等管束頭人等多習見官吏畧識事

國朝典章類考卷之三
體亦有識字者若因彼管束舊制寓以稽查之法諒不至驚擾臣
見飭官吏實力辦理苗獠狺獠各就情形變通其法責成知府兩
月來已有造冊呈報者如平樂縣春夏出借倉穀自保甲已立小
民各抱門牌赴領牌到給穀絕無向時冒借短減弊此其明驗

諭曰所見甚是所辦亦妥可嘉也六月疏言設兵所以衛民而積
習有累民者如城守兵於鄉民貿易入城時攫取薪蔬塘汛兵則
驅役村莊科斂自肥而飲博滋事尤甚臣於撫標內已訪獲懲治
恐僻遠相習爲常請 敕封疆大臣其相釐剔得 旨允行八年
四月梧州府知府戴肇名私餽人蔘諱其名曰長生果錫紱峻卻
之具以聞 上曰汝可謂不愧四知矣但此過尙小或戴肇名

別有他過自應參處耳七月疏言粵西柳慶二府與黔省古州毗連向來黔省委員赴粵西買米無定期致粵西米價日昂請立章程先將應買數目知照於秋冬閒給印照採買查驗運回不得於春夏閒採買下部議從之先是錫紱奏獲逃入安南奸民黃漢周道南項亞等飭令羈禁奉硃批卽應重處示懲何必令其展轉偷生錫紱旋奏已提犯杖斃諭曰朕從前批示因人犯知罪無可追往往攀引多人以圖延緩前奏似有任其延案之意是以批示令其速審具題明正典刑乃楊錫紱誤會朕意竟將三犯立斃杖下三犯均係應死之人尙未至誤殺三命亦應明正其罪設使不應死者死則死者不可復生矣楊錫紱此舉實屬紕繆之至

交部察議尋議削軍功一級九年授禮部侍郎十年授湖南巡撫
十一年三月疏言桂陽礦商有隱漏侵欺之弊前撫臣蔣溥以常
甯縣白沙村爲桂陽運銅水路要隘委府佐一員駐劄稽查今卽
其地建廠設鑪令駐劄之員監督煎燒則獲銅多而鉛稅亦增至
郴州各礦僻遠畸零煉銅無幾宜仍交商辦 從之十二年八月
疏劾原任戶部侍郎陳樹萱在籍每以細事與鄉人訐訟見在服
中曾以訟事至長沙府面相請託 諭曰近因各省紳衿漸有恃
勢欺陵鄉里干預詞訟之習曾經降旨訓飭楊錫紱查出據實陳
奏甚屬可嘉陳樹萱交部察議尋議樹萱補官日降一級十三年
丁父憂十五年授刑部侍郎旋授湖南巡撫十六年丁母憂十八